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七回 第九節

黃三太惱怒，銀龍以手拉三太，二人回了跨院。銀龍對勝三爺說道：「這位老二虎頭滿不聽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道兄，此事又當怎樣辦理？」道爺以目視勝三爺背後三個矮子：一位震三山夏侯商元，一位賈七爺，一位是登山豹子楊義臣。道爺看這三個人說道：「此老有金鍾罩鐵布衫，兩膀一提有千斤的膂力，別人莫能敵，急去人請蔣老五去，要整曹世彪非老五不可。」老劍客大腦袋一晃說道：「諸葛二弟你且住口，你把蔣五爺捧得人雲啦？我看看曹老二去。」語畢，站起身形，破棉袍、破草鞋，踢哩塌啦，往外就走，口中說道：「我要打不敗老二虎頭，我不叫夏侯商元，誰要同我出去，誰就是小看老朽，他來一個人，我也一個人。」

列位，諸葛道爺用的是激將法。大腦袋一賭氣，中了道爺的激將法。勝三爺叫道：「大師兄，曹世彪心直性爽，乃是好人。大師兄手下留情，但得容人，老哥哥且容人。」大腦袋叫道：「勝三弟，你總是屈己從人，豈不知你慈悲生禍害。」語畢奔門道而來。老二虎頭高仰臉捻鋼鬚大聲喊道：「蔣五小兒快來見我，如要膽小，我打進宅院時，雞犬不留！」此時劍客已來到他的面前。老二虎頭仰著臉兒淨顧往上看，老劍客到他跟前，他還沒看見呢。老劍客在他面前叫道：「曹寨主，老朽來也！」老二虎頭一低頭，見了老劍客，口中說道：「原來是你呀，蔣小兒為何不？你來幹什麼？在九龍山叫我老寨主將你趕跑。」列位，老劍客在九龍山為的是絆住他，好叫勝三爺與伯芳、十龍逃出九龍山，他以為老劍客不是他的敵手，此時在老劍客面前說此夢話。老劍客說道：「曹二，你找蔣伯芳嗎？」曹世彪答道：「正是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蔣伯芳在裡院呢。」曹世彪說道：「他在裡院為何不見我呢？」老劍客說道：「我兄弟勝英用兵有法，量材取用。有名的英雄來了，派英雄抵擋，無名的小輩來了，叫無名的來敵擋。我兄弟聽說曹老二來啦，我兄弟說原來是小賊呀，派一個老弱無能的出去迎敵吧！因此老朽才出來敵你。」曹世彪聞聽，氣得哇呀怪叫。吶喊一聲：「氣死我也！」老劍客說道：「曹老二你別生氣，你要兜我一個筋斗，或者摔我一個倒墩，我便叫我二師弟諸葛山真、三師弟勝英、四師弟弼昆、五師弟蔣伯芳、六師弟等等都叫出來，六個人重新拜你為師。你收我八十七歲一個老弟子。」曹世彪聽罷，遂打開小包袱，亮播鼓點金鍾。老劍客說道：「曹二你沉不住氣，這是我們朋友之家，本村俱是良善之民。咱倆到菊花村西大樹林子裡動手去，咱是單打獨鬥。」曹世彪說道：「好好。就這麼辦。」出離菊花村工夫不大，到了樹林叢中，曹世彪打開包裹取出播鼓點金鍾，叫道：「大腦袋，你我戰上二百合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你那播鼓點金鍾，金鍾罩都蔽不住，我的傢伙金鍾罩也蔽不住。咱倆遞拳腳，誰的手一沾地就算輸。」

曹世彪答道：「很好。」把鍾擲在地上。老劍客解下腰間的帶子，脫下了破棉袍。曹世彪一看，老劍客裡邊穿著汗褂，腰繫一條舊皮釘帶，底衣到膝蓋下。光著腳未穿襪子。腿腕腰牛皮兜子。肋骨條是單擺浮擱，姜皮搭拉下來一寸多長，週身是皮包著骨。曹世彪看罷，二人遂揮拳動手，各施平生的藝業。

曹世彪的拳腳果然不俗，二人走了有五六個回合未分勝敗。

躡高縱矮，曹世彪實有少林寺的學業，一伸手把老劍客的釘帶捋住。老劍客一手刁住曹世彪的寸關尺，用大拇指一點脈門，指肚兒一按，曹世彪五指俱脹。曹世彪有三十六把神拿，老劍客施展七十二手破法。二位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。曹世彪性暴，叫道：「大腦袋，咱別動手腳！我等著你，你把傢伙取來，咱倆還是過過傢伙吧。遞拳腳咱倆誰也打不倒誰，我蔽住招數你打不進來，你蔽住招數我也打不進去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不用去取，我隨身帶來了。」語畢，一伸手由兜內取出一物，白布套裝著，裡面用麩子喂著，連白布套看著有七寸長，約有鵝卵粗。老劍客用手一擰布套，布套就碎了，露出來這條兵刃，有大銅錢粗，六寸多長。當中有鋼環子是活的，穿在手的中指上，使的時候，縱橫任意。把這條傢伙取出來，夾在腋下。又取出個白布套來，也是此物。兩隻傢伙都取出，俱帶在兩手中指之上。曹世彪一看此物都長了鏽啦，口中說道：「小人使小傢伙，那宗東西叫什麼名字？」老劍客說道：「叫點穴鏢。」

這宗兵刃，要是動手之時，只要一進人的身，那算輸啦。對方愈使長傢伙愈吃虧，專點週身七十二個穴道。曹世彪亮出播鼓點金鍾，上下翻飛，潑風八打，錘法精妙。二位走了六十餘個回合，老劍客一看錘法真無露空之處，心中思想，我兄弟叫我容人，我能容人，可人不容我。一錘砸在身上，是骨斷筋折。

我給鏢行除了這個害吧。我不叫他死，也叫他廢了。老劍客思想至此，雙鏢點曹世彪的兩肋梢，曹世彪用雙錘向外一掛，老劍客撤回雙鏢，施展絕命三招。生萱麻草鞋一點地，縱起來向曹世彪頭上一砸，曹世彪雙錘向上迎來，老劍客一矮身，雙鏢在他左右腿穴眼上一點，就聽咕咚一聲，點人二虎穴眼中，雙筋俱折。曹世彪當時暈倒塵埃，擲了播鼓點金鍾，潑口大罵：「老匹夫你把我結果了性命！你要不將你家曹寨主結果了性命，你就不叫夏侯商元！」老劍客聞聽曹世彪口出不遜，遂說道：「老猴崽子，我若要你的命，怕髒了這塊地，也罷，我叫你回姥姥家去罷。」語畢，雙點穴鏢直奔曹世彪軟肋梢紮去。這時就聽樹林外面，一聲咳嗽：「大師兄鏢下留情，勝英來也。」

老劍客聞聽勝三爺之言，停住手說道：「這老猴崽子口出不遜，老三你何必給他求情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師兄你已戰勝就算完啦。傢伙遞到了就得了，何必傷人性命呢？」勝三爺勸止了老劍客，又對曹世彪說道：「老寨主，咱們過打不過罵，你的播鼓點金鍾要砸在我師兄的身上，也是骨斷筋折。我們決不能說什麼。你受的傷本不要緊，養幾天也就好了，我派人將你送回九龍山，以免白老寨主放心不下。」曹世彪仍然潑口大罵。勝三爺由腰間取出刀傷藥，止痛散，叫銀龍脫曹老寨主的靴子，把褲子捋上去，銀龍伸手一脫曹世彪的靴子，滿靴筒都是血。

銀龍一看傷痕，這兩鏢正紮在虎眼上，銀龍就知老曹的雙筋斷啦。銀龍遂低聲說道：「勝三大爺，曹世彪的雙腿大筋已然斷啦。」勝三爺聞聽就是一怔，心中暗想，白玉祥與曹世彪是生死之交，曹世彪與台灣張其善又是磕頭弟兄，這一來是真正的套上事啦，連台灣張其善都拴上扣兒了。勝三爺又思想曹世彪待自己有救命之德，前文書林士佩的三停分水狼牙鑽，眼看著砸在勝三爺的頭上，被曹世彪一把攔住，救了勝三爺，要不然勝三爺此時已作泉下之人了。勝三爺本是道德之人，仇人都能再三容讓，如今一看曹世彪已成了廢人，勝三爺掩面淚下，叫道：「大師兄您出菊花村時，我再三再四勸你，叫你手下留情，這是何苦呢？」老劍客說道：「勝老三你太不通情理子！我容人家，人家不容我。我要被錘砸死，你就笑啦？我這是給鏢行除禍害，日後吾弟兄少去一個對頭。」勝三爺聞聽老劍客之話，自知失言，遂叫道：「師兄你為我的事，拼了老命在所不惜！兄弟是一生不忍之心，念曹寨主有前日攔阻林士佩之德。」老劍客此時也覺心中難過，口中說道：「哥哥一時情急，兵刃無眼，誰能讓誰？」三太在旁說道：「老大爺你別說什麼了，吾之恩師向來熱心腸你還不知嗎？」老劍客收起點穴鏢低頭不語。

勝三爺派人到菊花村中取來一個簸籬，裡面鋪上褥子，曹世彪本是個渾人，雖然受了傷，他還不知大筋斷了呢。他一見勝三爺淚下，反勸勝三爺不要傷心。順情順理的叫人家搭在簸籬之內，所敷的藥早被血衝下來了。曹世彪抬走時，仍然不絕於口罵老劍客。四個人抬著曹世彪，直到江沿，連簸籬都搭人勝三爺所僱的小船中。黃三太、楊香五、賈明、蕭銀龍、張茂龍、李煜、勝三爺、諸葛山真、弼昆長老等三老六少，去送曹世彪。

到閘口切近，閘口上的嘍卒大聲喊道：「來船別往前進！再要往前就要用石子砸了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把閘的嘍卒聽真，現有勝英親身前來送曹老寨主，必須要白老寨主親自答話。」

嘍卒一看小船上簸籬里正是曹老寨主，遂飛報白老寨主。勝三爺等在船上，就見山上有一支人馬來到，都是精明強幹的嘍卒，約有一百餘人，真奔閘口南面望江樓而來，排列於兩旁，一邊是白家三位少寨主，大少寨主白義，二少寨主白俊，三少寨主白璧，

外號人稱玉面小子都。一邊是曹家三位少寨主，曹寶江、曹寶河、曹寶海。工夫不見甚大，升起一桿大旗，旗上面斗大一個白字，白老寨主上瞭望江樓，坐在一把太師椅上，手攏銀鬚往下觀看。勝三爺一看，白玉祥哪像一家寨主呢？真似一個招討元帥。勝三爺在船上抱拳大聲說道：「白老寨主，勝英特送二老寨主來了。」白玉祥點了點頭，吩咐嘍卒順下荊籬去，把曹老寨主提上鋼鐵閘。列位，曹世彪當時受傷不覺疼痛，因為有火兒助著。此時已經多半天的工夫啦，又用荊筐往上提，荊筐能有多大呢？不能躺著，總得坐著，又將擂鼓點金錘也放在筐子內，曹世彪只疼得咬牙切齒，但是又不能哼哈。嘍卒提上鋼鐵閘時，口中說道：「請老寨主歸望江樓。」曹世彪說道：「我不能走了，你們攙扶著我吧。」五六個嘍卒攙扶著，架起來由馬道上瞭望江樓。白玉祥叫了二子：「看看你曹二叔的傷痕如何？」白俊打開曹世彪腿上的白布，一看雙筋俱斷，叫道：「天倫，我二叔的雙筋已折！」白爺聞聽打了一個冷戰，叫道：「二弟，愚兄怎樣勸你，你偏不聽，如今雙腿大筋一斷，永遠成了廢人。」曹世彪叫道：「寨主哥哥，還有治法沒有呢？」

白爺說道：「有接骨丹，沒有接筋丹，傷痕好了，也是一世廢人。」老二虎頭聞聽不能醫治，當時放聲大哭，叫說：「寨主哥哥，你得給我報仇雪恨！別叫勝英他們回去。」白玉祥說道：「勝英以仁義待人，前來送你，孤舟深入，咱們焉能此時報仇？要報仇必須定期打仗，方不失為英雄。」白玉祥說著話，看見一人拄拐，好像踉蹌走道兒一般，來到了白玉祥面前，叫道：「伯父，可惜林士佩十載綠林道的英名，今日化為烏有，身成廢人。老伯父縱不與曹叔父報仇，難道姪兒之仇，老伯父你也不給報嗎？望老伯父念我父與你是生死之交，非老伯父不能給姪兒報仇！」白爺叫道：「賢姪，勝英送你曹二叔來了，我怎能以武力對待人家？這句話叫我怎麼出口？」此時曹世彪在南面，林七佩北面，曹世彪躺著，林士佩坐著，兩個廢人非要報仇不可。曹氏三杰，曹寶江、曹寶河、曹寶海，把三尖兩刃大砍刀，砰砰地往地板上一插，來到白玉祥面前，掏出匕首刀，將刀橫於脖頸上，口中說道：「白大爺你要不給我叔父報仇，我兄弟三人必要自刎於老伯父的面前。」白爺被逼不過，打了一個唉聲，口中說道：「反了就反了吧！」遂傳令：「打開十二道鋼鐵閘，速調飛龍舟、飛虎舟、飛豹舟等大小戰船，多帶引火之物，殺奔菊花村。殺完了人，火焚村莊，雞犬不留。」凡事有利就有害，閘上此時又坐上石頭圍，每一道閘上一個大石頭圍，必須起下圍來才能開閘，這麼一來，工夫可就耽誤大了。

曹氏弟兄心急，叫嘍卒打滾木砸勝三爺的船。聾啞仙師見山中一亂，早叫小船退下去了。正在此時，就見山上奔望江樓來了一隊人馬，口中喊道：「望老寨主速速收回命令。」老寨主回頭一看，一人由馬道上瞭望江樓，飛也似地來到面前。來者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的得意門生，萬丈翻波浪韓秀。白爺怒道：「什麼人敢阻老夫之令？」韓秀說道：「老恩師，弟子有下情回稟。」白爺叫道：「汝有何言？」韓秀說道：「我曹二叔乃是自取其禍，恩師你攔不住他老人家。勝英雖然是保鏢的，這場事他乃是原辦。若是找原辦去，豈不是自找其禍？神鏢將勝英不算不仁義，要將我曹二叔送到官廳，打一個盜印同黨的官司，應該是什麼罪？勝英不送二叔打官司，就是大仁大義。老寨主以武力對待人家，這叫於禮不合。再者老師請看：東邊波浪之中，水面隱隱船來，勝英手下高人甚多，諸葛山真、紅蓮長老，都是帥材。老寨主若驟然將十二道閘大開，徒兒恐怕中他人之計。踩盤子的報告，法蘭與八寶真人李士寬，在院衙門行刺，他們倆去的時候，並未將欲乾何事與你老人家商議。臨走之時他言說與你盜不了印來，必要將比印還重的東西取來，原來他們倆是取欽差大人的頭去了。印的事情還未完呢，若再將欽差的頭取來，豈不是造反嗎？凡事有輕有重，盜印之事，為的是與勝英鬥氣，到時候有人打官司去。勝英是外面的朋友，到那時必能分得出來輕重，他決不敢往造反裡頭逼你老人家。要真將欽差的頭取來，那可就滅門九族了。幸虧老道與和尚舉事未成，被蔣伯芳打死法蘭僧，趕走了八寶真人李士寬。」白玉祥低頭不語。韓秀又對曹世彪說道：「二叔，我們苦苦的規勸，你不聽。如今弄得這般光景，身為廢人，你是自找其禍。俗語說得好，良言難勸異性人。到了這時最好你是認了吧。勝英以仁義為懷，才將你送到九龍山。」韓秀語至此，叫道：「左右來呀！把二老寨主攙下去，權且養傷。」又轉身形對林士佩說道：「咱哥倆是金蘭之好，可稱生死之交，你受了傷如同我受傷一樣，不是我抹著良心說話，你逼我老師打菊花村，老師名譽從此付流水。再說回來，勝英手下能人甚多，還未必勝。你殺了黎民，洗了村莊，是不是反叛？如若造反，何必取菊花村？那就應當取北京，奪了天下，稱孤道寡。」韓秀語至此，叫道：「左右來呀！把林寨主攙下望江樓。」又叫道：「寶江、寶河、寶海，你弟兄三人逼我老師造反，菊花村能稱帝嗎？久後必然與勝英見個高低。你弟兄把刀磨快快的，何必忙在一時呢？」韓秀這一席話，只說得白老寨主與林士佩及曹家叔姪閉口無言。

勝三爺小船上老少九位，安然而歸。走出去有十餘里地，有鏢行老少英雄前來接迎。眾英雄到了東河坡，棄舟登岸。回到菊花村時，已然定更來天。

到第二天，勝三爺率眾又探九龍山，白玉祥與韓秀師生共議，仍是守而不戰之法，嚴加防範緊守山寨。勝三爺發愁說道：「三年也打不開九龍山。」又叫道：「道兄，白玉祥師徒足智多謀，九龍山糧草甚廣，吾等何時可破九龍山，擒盜印的賊人，以了案情。」道爺說道：「欲破九龍山，非得他水旱要路咽喉之地不可。九龍山方圓二三百里，不能只此十二道鋼鐵閘可以出入，必有可通的水旱道路，通達九龍山地理的必能洞悉各路之事。」聾啞仙師說著話，以目視張玉龍、羅興龍。張玉龍說道：「勝三伯父，由九龍山十二道鋼鐵閘往北去五七里地，有三道閘。由此三道閘通過，一直往北有四十來裡，那兒有三峰山翠竹嶺，那是九龍山的水旱要路。要把那條道得了，出入九龍山極其便利。」勝三爺叫道：「道兄，此事怎麼辦？」道爺說道：「你必須急得這條咽喉之路。但不知這條道路歸九龍山何人把守。」張玉龍說道：「把守此路之人，與老寨主乃是盟兄弟。老寨主叫他把守此路，明著是升他，暗著是降他。早先他是水八寨第三寨主，現在他把守翠竹嶺，為的是叫他離開水八寨第三寨。原因是他行為有些不端，前三年我去投山，將我補了水八寨的第三寨主。」道爺說道：「此人行為不端，是由何說起呢？」張玉龍說道：「按說我不能背地談人之短。皆因為九龍山的寨主都有家眷，這位老寨主姓蓋名溫升。他有一個姑娘，一個兒子，一個兒媳婦，他這個姑娘名譽不佳，蓋老寨主佯作不知。白老寨主恐怕壞了山規，遂叫他去翠竹嶺把守那條道路。又派了五百嘍卒，跟隨蓋老寨主前去。他父子離開了白老寨主，遂任意而為，在翠竹嶺又招聚許多的綠林道。可有一宗，蓋家獨門的暗器，名為瘟黃錘，獨門一家的熏藥，獨門一家的解藥，傳兒媳婦，不傳姑娘。要得這三峰山咽喉之路，必須有抵制這宗暗器之法。」道爺說道：「既有可通之路，多者三天，咱倆准能進九龍山。他既然使熏香，就不是高明，咱們必須趕緊去取這條要路，不可遲誤！恐其白玉祥再派高人把守，加以防範。」遂派張玉龍引路，帶領張茂龍、蕭銀龍、黃三太、金頭虎賈明，由九龍山東河坡旱路往北去。走五十餘里，過了清水河的擺渡、河寬有一里來地，兩邊仍然是山。往正北及西北去，山環中有村莊。再往南去是崎嶇小路，再走三里來地往南看，高聳聳三個山峰，由三峰山往西俱是翠竹，一直通西邊十餘里地。張玉龍同著四位英雄，離三峰山切近。俱是陡壁山崖，樹木交雜。到樹林之內，天氣尚早，五位耗到剛掌燈的時候，張玉龍在沿路的樹上，俱畫好了暗記，其形似八字。

蕭銀龍問道：「張大哥，山寨在哪裡？」張玉龍伸手往南指說道：「那就是山寨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你們幾位散開了，我進去探山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怎麼你一個人去呢？我也去探山。」

蕭銀龍說道：「五哥你要去，可別生事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不能胡鬧。」二人進三峰山翠竹嶺一看，山寨座北朝南，兩個人由北面來的，走的是山寨的後院，二人越過了後院，看見前院搭一座天棚。九月的天氣，天棚上面正中間的席已然撤去，四週圍的席俱都未撤。天棚的北面，掛著一個紗燈。有一張椅子，椅子上坐著一個少婦，穿著大紅的小夾襖，大紅的袂褲。漆黑的青絲，挽著一個發髻。旁邊站著一個丫環，年在十四五歲。

金頭虎討人嫌，低聲說道：「這個小娘子長得不錯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你別胡說啦，咱們走吧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得看看。」

此時賈明與蕭銀龍在東房上呢。少婦柳眉一挑，杏眼一轉，叫：「丫頭，你看看少寨主去，不冷不熱的還不睡覺來？」小丫環遂往前邊兒去，工夫不大，打著二個小燈籠回來，叫道：「少奶奶，你自己歇著吧，少爺不進後寨啦，跟朋友在那兒喝酒呢。」

少婦道：「什麼狐朋狗友啊？」丫環說道：「少奶奶你別罵街，跟舅爺喝呢。」蕭銀龍附耳說道：「賈五哥，咱們走吧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得看看。」蕭銀龍見婦人說話眼珠兒亂轉，就知道這個婦人不是好人。賈明不但不走，卻奔了北房啦，這回可就看不見婦人的正面了。賈明由北房上順著天棚桿子往南爬出點兒來，用手指把天棚的席慢慢地摳了一個窟窿，臥席上由窟窿往下看，傻小子這回可看的妙了。那婦人的鈕釦未扣，脖子上的金兜肚絲子露著呢。就聽婦人說道：「他不來，咱們倆睡，別攔老婆等漢子啦。」傻英雄心中暗想，這個小娘們真好看。心中思想著，一揚腦袋，傻英雄的哈喇子正由小窟窿落下去，正落在娘們的脖子上。婦人一摸脖子，說道：「這是什麼？貓撒尿啦？」傻小子說道：「哪有這麼大個的貓啊？」

婦人擦著脖子，轉身形進了上房，打後窗戶出去，由後坡上房，縱上前房坡，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傻英雄答道：「我呀。」

婦人一看：長的這個憨蠢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，婦人的柳葉刀照定頭上就是一刀。傻英雄並不躲閃，剝了一道白印兒。

婦人撤刀，在軟肋梢上又是一刀。傻英雄由天棚上往東房就跑，口中喊道：「蕭銀龍快救命吧！腸子要出來。」蕭銀龍叫道：「五哥閃開。」雙筆一分，擋住婦人。婦人借著月色一看銀龍的長像，遂問道：「你是跟老寨主相好哇？還是跟少寨主相好呢？」你道娘們不追賈明，怎麼追銀龍呢？銀龍這張臉面比娘們長得都好看。就聽婦人又說道：「深夜進了內寨，你有什麼心思？既在江邊站，就有望景心。」說話時眉目傳情。蕭銀龍說道：「無恥的婦人，少爺去也。」銀龍一轉身，婦人將柳葉刀交於左手，由囊中取出一物，奔銀龍打去。銀龍一回頭，就見一股青煙，身栽倒，手中的雙筆並未鬆手。婦人取出飛抓，抓住銀龍英雄帶，提到房簷下慢慢地順下去，然後自己跳將下來。提著飛抓絨繩，口中說道：「丫頭你看看這面皮。我沒看見過這樣的俏皮小兒，這真是天假其便。少寨主今天不回寨啦，他在前寨安歇，千萬別洩露於外人。」丫頭說道：「少奶奶你不用囑咐咱，我多時給你跟外人說過這宗事呢？」三年前在九龍山，蓋溫升父子及兒媳等不敢任意而為。如今這一把守翠竹嶺，可就隨便造反了。婦人提著絨繩進了西暗間，說道：「丫頭你幫個忙兒。」丫頭把蕭銀龍的判官筆由手中奪過來，取出囊中六支亮銀毒藥鏢，三支亮銀毒藥叉，犀牛皮軟皮鞘中的匕首刀俱都搜出來。把銀龍搜得身無寸鐵，背後的小包袱也解下來。婦人說道：「丫頭你看看，人要利落，拾把柴禾都是順溜的，穿衣服都是漂亮的。你打開頂櫃，取出一條汗巾來。」

丫頭取過汗巾，遞與婦人。婦人真是巧手，將銀龍的胳膊係了個扣，不鬆不緊。鬆了怕脫了套兒，緊了又怕把銀龍捆傷了，往茶几旁邊一推，叫道：「丫頭，把解藥瓶拿過來。」丫頭拉開抽屜，取出一個白玉瓶，一個硃砂瓶。白玉瓶是解藥，硃砂瓶是熏藥。婦人說道：「丫頭你認識這位嗎？」丫頭說道：「前寨四五十位呢，我哪認識。」婦人說道：「外人到不了這裡，這必是老少寨主的近朋友，咱們娘們是紅粉佳人，這位可稱白面郎君。」丫頭一笑，兩眼眯著看著婦人。婦人將白玉瓶打開，先自己聞了點，然後倒出點來，放在手心上，對著銀龍面門一吹，銀龍清氣上升，濁氣下降，打了兩個噴嚏，流了些鼻涕，婦人由袖口中掏出水紅的絹帕，給銀龍擦擦鼻涕。這娘們是愛誰不嫌誰。蕭銀龍也明白過來啦，站起來說道：「好無羞的婦人！」婦人一笑說道：「你是前寨的哪位寨主？既來之則安之。是我找你，還是你找我呀？今天少寨主也不回內寨啦，你還拿著實嗎？你要成心拿掐，我把你脫個赤條條，我看你怎麼辦？」蕭銀龍聞聽，心中暗想要壞。杏子眼一轉，急中生巧。適才婦人叫丫頭請少寨主，銀龍都聽見啦，知道前面少寨主與內弟喝酒呢。銀龍思想至此，遂說道：「我是九龍山的寨主，因久慕娘子貌美，故此來投。來了三天啦，我不得便往後面來，今天也是天假之便，正趕上少寨主與舅爺暢飲，故此我才來到後寨。」婦人一聽說得非常之對，叫哧一笑說道：「傻孩子。」一伸手解開了綁繩，銀龍一摸兵刃暗器全沒有啦。婦人說道：「你要走，我可有迷魂帕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我豈能走呢？我是特為美人而來的。可有一宗，我要求你點事，前山人家喝著酒，我往後山來的，我還沒吃飯呢，娘子你賞給我點酒喝，回頭咱們再說別的。」婦人說道：「也好。」遂叫丫頭放上墨玉小桌，吩咐丫頭：「你到廚房叫廚師父，配四個得吃的菜，快去快來。你自己往屋裡端，別叫廚師父進屋子，愈快愈好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口乾舌燥。」婦人取過來一個茶碗，要自己與銀龍斟茶。銀龍說道：「自己斟吧，你要斟茶我喝著不安。」銀龍斟上一碗茶喝著，小丫頭已放好了杯箸，去廚房要菜去了。婦人說道：「我也迷糊了，你倒是姓什麼呀？」蕭銀龍眼珠兒一轉，心中暗想，我不能改姓，遂說道：「我姓蕭叫寶珠。」婦人說道：「奇珍異寶呀？」說著話，丫頭把酒菜俱都端來，放在桌子上。婦人說道：「我坐在外面，你坐在裡面，你要一跑，我就用飛抓抓你，要傷了你的皮肉，你可別怨我。」銀龍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，我為誰來的呢？」婦人斟上一杯酒遞給蕭銀龍，遂說道：「咱們猜兩拳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不會猜拳。」婦人說道：「綠林道的人還有不會猜拳的？你別害羞。」蕭銀龍一想，猜拳咱就猜拳。銀龍心中的意思，猜拳若將婦人灌醉了，好有逃走之機。遂說道：「咱們就猜幾拳。」

婦人十指如同筍尖兒一般，雪白粉嫩。兩個人正在五魁手哇，六六順呀，熱鬧之時，就聽窗戶外面有腳步的聲音，叭噠叭噠的直奔房屋而來，銀龍當時止住了拳。嚇得婦人趕緊問道：「誰來啦，誰來啦？」婦人遂又說道：「先別慌張，你沉住了氣，喝你的酒，聽我的。」銀龍只好聽著，走也走不了，藏也不能藏。此時就聽外間屋中先啣了一聲道：「嫂子這屋中怎麼這樣熱鬧？跟誰喝呢？」說著話掀開了軟簾，就進了裡間屋啦。婦人站起身形說道：「妹妹來啦，沒吃飯吧？在這兒喝兩杯吧。」

銀龍一看，就打一個冷戰，這位姑娘五尺多高，大草包的肚子。

手指頭有小擗面棍粗，胳膊好似小茶碗兒相似，面上麻子是大麻子套著小麻子，比金頭虎還加一倍。黃頭髮有五六寸長，蓬鬆紛亂，一身紅衣服，惟有兩隻金蓮三寸多點不到四寸，可是橫著量。兩隻大紅鞋不到一尺也差不了多少，走道兒是叭噠叭噠的。銀龍心中暗想，我的姥姥，這哪是姑娘，簡直似半天空中掉下一個母夜叉來。就聽姑娘問道：「嫂嫂這是誰呀？」婦人說道：「啣，我大願叫妹妹你吃飯啦，還沒給妹妹引見呢，這不是外人，這是你哥哥好友蕭寶珠。」麻丫頭說道：「名字這樣好聽，兄弟你今年多大啦？」銀龍說道：「我今年十八歲了。」姑娘說道：「娶了媳婦沒有？」銀龍說道：「還沒娶媳婦。」姑娘又問道：「你是吃哪一行的？」銀龍說道：「我是吃橫梁子的。」說著話，姑娘眼睛看著銀龍都直啦！恨不得將銀龍吃了。丫頭給取過酒杯來將酒斟滿，姑娘端起酒杯來，一飲而盡。蕭銀龍心中暗想，你別看她長得比狗都不如，她的慾念比她嫂嫂還大啦。姑娘端著酒杯，叫道：「嫂嫂，這位兄弟跟你喝幾回酒啦？」婦人說道：「今天是初次見面，兄弟就要走，我好不容易拉住了。我們剛擺上酒，您就來啦。我把兄弟留下，是有一片心思。妹妹你也這麼大啦，還沒有主兒呢，這位兄弟也沒有娶過。我打算明天跟咱爹爹商議商議，叫咱爹爹托朋友作媒，將妹妹你的終身大事，許配這個兄弟。你看好不好？」婦人這是一個計策，怕姑娘今夜爭銀龍。這麼一哄她，她必然就不爭了。婦人木這麼說倒好，婦人這麼一說呀，姑娘來了個不客氣，口中說道：「嫂嫂您要這麼辦，您可真成了活菩薩啦！這位兄弟願意麼？」銀龍說道：「姐姐如不嫌我，我當然不能嫌姐姐。但是這宗事，可不能咱們私下辦理，必得明天稟明了老寨主，托出人來，名正言順。」姑娘說道：「你們作男子的都口是心非，我怕你明天走了。既是我嫂嫂願意，我也願意，這就算成啦。何必等明天呢？你今天就上我屋裡喝酒去吧。」婦人剛要用言語攔阻，姑娘將銀龍胸前十字絆一抓，提將起來，就如同提小雞兒一般。銀龍要掙脫，連勁都動不了，姑娘大鞋底子叭噠叭噠，往東跨院提著銀龍去了。婦人有心想攔，惹不起姑娘，姑娘也出了上房屋，把婦人氣得兩手抓著磕膝蓋，咬著下嘴唇，喘了半天。然後罵道：「好無羞恥的東西！我煮熟的鴨子，叫她給弄飛啦。要跟她翻臉吧，就得有死有活，要不然是白嘔氣。叫她爹爹知道，還得歸罪於我。皆因是由我屋裡起的事，我們那口子也不能饒我。」丫頭叫道：「少奶奶您別生氣，日子長著呢，叫她頂名。這位寨主必不能愛她，還得上您這屋來，人家為您來的，她往哪兒擺呀？你要不信，今天人家准得上你這屋來，你就候著吧。」婦人說道：「沒羞的東西！自己長得那個樣兒，自己看不出來嗎？」丫頭勸了婦人幾句，婦人自己喝了幾杯悶心酒兒，暫且不提。

單說姑娘將銀龍提到東跨院上房屋中，放在牀上，口中說道：「你要走，我可拿飛抓抓你。」銀龍氣得都喘不上來氣兒了，遂說道：「姐姐你也太忙了，咱們是短時的夫妻，還是長時的夫妻呢？」姑娘說道：「咱是白頭到老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咱們要是私自結合，若叫老寨主知道了，焉能成呢？」姑娘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老寨主管不著內寨之事，我從小就是願意跟誰就跟誰，老寨主假裝不知，老寨主要管教我們，我嫂嫂還不敢叫你屋中吃酒呢。咱們倆快睡覺吧，天也不早啦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我往後寨來，前寨

正喝酒呢，我是偷著這個工夫來的。在嫂嫂屋剛喝了三四杯酒，姐姐你就去啦。我還餓呢，你先別忙啊！」姑娘說道：「咱們倆再喝一回。」銀龍說道：「那是自然。喜酒焉能不喝呢？」姑娘自己取過一壺酒來，取點菜，都是現成的。銀龍坐在牀裡邊，姑娘在外面擋著，由東牆根兒提過來一對鑲鐵狼牙棒，往鋪下一擲，說道：「寶珠你要一跑，我可拿傢伙傷你。我看你眼睛亂轉，必然口是心非，我上過這個當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你不用不放心，我決不跑，咱們喝吧。」

姑娘先給銀龍斟了一杯，又自己斟了一杯，兩人一對一杯的就喝起來了。銀龍心裡的意思是把姑娘灌醉了，找空子好逃走。

兩人這麼一喝呀，銀龍一看喝不過人家，一連喝了五七杯，面上連一點醉意都沒有。銀龍說：「姐姐咱別這麼喝啦，咱們倒一個大碗裡，咱倆人猜拳，誰要輸了誰喝這碗酒。」姑娘說道：「我不會猜拳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你不會猜拳，咱們押寶，用四塊鹹菜當寶子，押孤丁是一碗贏一碗。」姑娘說：「好好。」

銀龍遂取過四塊鹹菜，扣了一個二，用絹帕包著，姑娘押了一個卡四，輸了，端起碗一氣就喝了。銀龍又作了一個二，姑娘押了一個二孤丁，銀龍說道：「姐姐先欠著吧，我可喝不了三碗。」姑娘說道：「欠著可不行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欠著不行，咱們吃點心吧。」姑娘由條案上取過一個食盒兒，裡面俱是牛肉蒸餅之類，銀龍哪吃得下去呢？勉強吃了幾口。銀龍說道：「我飽了。」姑娘說道：「睡覺吧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不能就這樣睡，咱們倆這是一輩子的大事，你死了我不能再娶，我死了你不能再嫁。」姑娘說道：「那是自然。只要你不嫌我丑，你就再娶我都不能干預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我不能喪了良心，咱們空口無憑，必須起誓。這是終身的大事，誰也不能失信的。」姑娘說道：「怎樣起誓？」銀龍說道：「焚上一炷香，對天起誓。各人起各人的誓，比如說你死了我要再娶，天把我怎麼長，地把我怎麼短，我要死了你要再嫁必遭雷霆之報。」姑娘說道：「行，可沒有香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你取香去。」姑娘說道：「我取香去你就跑啦。」銀龍說道：「姐姐太不信任我了，我決不能跑。」姑娘說道：「咱拿筷子當香，拿我這對狼牙棒當天地紙。起誓不在乎燒香，憑的是心。」銀龍一聽說拿狼牙棒當天地紙，把狼牙棒立在靠牆的桌子上。她要一磕頭我可就走了，銀龍思想至此，口中說道：「好極啦！就那麼辦吧。」遂將狼牙棒立在牆上，姑娘說道：「你先起誓吧。」銀龍說道：「這宗事沒有男的先起誓的，都是女的先起誓。還得恭恭敬敬的，趴在地上磕頭。」姑娘也是心急，拿過來三根筷子，放在桌子上，跪在地上，口中說道：「我要三心二意……」意字還沒出口呢，銀龍已上了房啦。姑娘拿起狼牙棒就追，銀龍以為她焉能上去房呢，長的像豬一般，哪知姑娘身法非常快。銀龍躡房越脊就跑。姑娘隨在背後口中喊道：「你好好站住沒事，等我把你抓住，我非掰壞了你不可。」銀龍連頭也不敢回，往北便跑，越過後寨，就是崎嶇的山路。姑娘是熟路，蕭銀龍是生路，堪堪追上，迎頭三人喊道：「來者什麼人？」銀龍一看正是張玉龍，遂叫道：「張大哥救我，有人追下來啦。」張玉龍說道：「是什麼人？」銀龍說道：「是女子。」張玉龍心中暗想你真廢物，叫女的追得這般光景。張玉龍思想至此，遂說道：「你過去吧，我替你擋一陣。」此時姑娘已到張玉龍面前，張玉龍一看，正是蓋溫升的姑娘，張玉龍急忙藏在樹後。姑娘仍舊追銀龍，迎頭又一人擋住去路，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銀龍說道：「是我呀！」三太說道：「你跑什麼？」銀龍說道：「三哥，有人追下來啦！」三太說道：「來了多少人？」銀龍說道：「就一個姑娘。」三太說道：「你真是吃貨，叫姑娘追得都喘不上來氣兒啦。」三太語至此，遂說道：「我替你擋一陣。」讓過銀龍，三太一看，打了一個冷戰，兩隻腳比男子的還大，三太舉刀就剝。姑娘的狼牙棒一磕三太的刀，黃三太撇刀，不敢叫狼牙棒碰上，反腕子一刀再砍姑娘，姑娘的武學還真高，把狼牙棒提著一撞三太的刀，三太這口刀正砍在狼牙棒上，就覺虎口發酸，回頭就跑。姑娘隨後就追，口中喊道：「你把我的寶珠給放哪裡去了？」三太正往前跑，前頭又來了一個，正是傻小子賈明。他在翠竹嶺後寨將銀龍放過了，奔北跑下來了。來到山口要路，尋找眾人，大伙都在樹後頭隱藏。人家看得見他，他看不見人家，誰也不理他，傻小子正在尋找眾人之際，忽見三太由南邊跑來了。傻小子問道：「誰呀？」三太說道：「是我。五弟你替我擋一陣吧，後面有人追下來了。」賈明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是個姑娘。」賈明說道：「黃三哥你本事哪裡去啦？叫一個姑娘追下你來啦？你去吧，我擋她一陣。」三太遂閃在一旁。姑娘此時已然追到，賈明一字一橫喊道：「哪裡去，看我杵你幾杵！」姑娘到跟前一看賈明，火兒就大啦。臉兒好的都跑啦，就剩這麼一塊貨擋住去路，遂說道：「你快閃開！我追的是寶珠，與你何干？」賈明一看姑娘，口中說道：「我的姥姥，你不是姑娘吧？」說著話把杵尖向下，奔姑娘的腳就紮，姑娘向旁一閃，狼牙棒二龍吐須的招數，照定賈明兩太陽穴便點。賈明往旁一閃說道：「木頭漆的狼牙棒嚇唬我來。」一字一掄，奔姑娘的狼牙棒打去。耳輪中就聽噹啞啞一聲響，借著山音，聽著就好似打一個霹靂似的。

賈明往後倒退了三步，就覺著虎口發酸。姑娘也往後倒退了一兩步，二人各擺兵器，打在一處。傻小子施展三十六杵，姑娘施展家門絕藝。劈磕挑紮，崩靠挨倚，真是身法有身法，棒法有棒法。傻小子可記住了，並不碰姑娘狼牙棒，傻小子三十六杵使完，口中喊道：「大姑娘，寶珠來了！」姑娘一回頭，賈明撒腿就跑。姑娘在後便追，賈明繞些個崎嶇小路，跑到一個山環。此山環是直上直下，高聳聳如壁立，姑娘在後緊緊跟隨。傻小子到了窮途末路，口中喊道：「牛王爺、馬王爺，姑娘要了我的命啦！誰來救駕？」就聽山上一聲喊嚷：「下面可是小小子嗎？」賈明一聽是大小子聲音，遂叫道：「大小子，你快來救駕！後面有夜叉追我，我不行啦！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叫小華龍拴在這兒啦，我下不去呀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大小子，你一使勁就崩開啦，為什麼聽他的呢？」就聽咯崩一聲，繩子已斷。孟金龍兩膀掙開，口中說道：「小小子，我下不去呀，二十多丈，直上直下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你拿捆你的繩子，再接上你的飛抓與英雄帶拴在樹上，捋著繩子就下來啦。」孟金龍依著傻小子法子辦理，此時姑娘已然趕到。傻小子並動手，在山環之內，跟姑娘繞彎，轉了三四個彎兒。孟金龍由山上順繩而下，舉著降魔寶杵，直奔姑娘而來，叫道：「小小子閃開了，待我擒她！」賈明繞到金龍身後，姑娘正迎上金龍。二人並不答話，遂殺在一處。姑娘的狼牙棒斜插柳照金龍便砸，金龍並不躲閃，降魔寶杵照定狼牙棒便兜，姑娘雖然力大，焉是孟金龍的對手？當時就覺虎口發酸，猶如火燒的一般，幾乎將右手的狼牙棒撒手。二人又戰了五七個回合，姑娘的狼牙棒又被降魔寶杵兜上，這回姑娘雙棒平著往下砸來，金龍向上一擋，將雙棒磕飛。姑娘回頭要跑，孟金龍偏著杵照定姑娘臀部一兜，將姑娘兜倒塵。孟金龍擲了杵，過去一下腰，一手攢住了姑娘的胳膊腕子，一手攢住腳腕子，叫道：「小小子，你過來捆吧。我的飛抓英雄帶都沒有啦。」賈明掏出自己的飛抓，用絨繩將姑娘捆好，剛要用匕首刀割姑娘的衣襟堵口，就見東南方人聲吶喊，亮子油鬆，照耀如同白晝，齊聲說道：「別叫他跑了！」

金頭虎賈明叫道：「大小子，不好，有人追來啦！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有多少人都把他們打死在這兒，咱二人先把這條咽喉要路得了再說。」此時黃三太、蕭銀龍、張茂隆、張玉龍四個人也奔這兒來了。與孟金龍、賈明會齊，六位站在樹林之內，靜等賊人來到廝殺。你道山賊怎麼來由呢？皆因為姑娘追銀龍工夫很大，尚未回歸內寨。內寨的丫頭不敢隱瞞，將姑娘追人的事情，報告了老寨主蓋溫升。蓋溫升聞聽勃然大怒，遂向眾賊說道：「這必是勝英派人暗探翠竹嶺。前數日白老寨主就有信到，叫我多多留神，恐怕鏢行暗來奪取。我告訴來人，勝英不來便罷，勝英如若來時，要叫他出翠竹嶺，蓋某誓不為人！今日果然有人敢來翠竹嶺私進內寨，不知來了多少人？眾位寨主，咱們趕緊捉拿探山的小輩。」語畢，由牆上摘下一對金裝鋼，帶上瘟黃錘，率領本寨的寨主與嘍卒共有三十餘人，出了聚義廳，遂往南追下來了。賈明說道：「你們退在東面樹林中，我先與老賊接談。」黃三太、張茂隆、蕭銀龍、張玉龍四個人遂往樹林中藏躲。此時蓋溫升已來到跟前，一見賈明人不壓眾，貌不驚人，遂說道：「你就是來探翠竹嶺的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你看我像不像嗎？不但探翠竹嶺，今天還要占了翠竹嶺呢！」

蓋溫升一聽不由得大怒，舉起一對金裝鋼，照定傻小子便砸。

傻小子忙閃身軀，口中喊道：「大小子，你還不上來？等待何時？」孟金龍一聲吶喊，縱出樹林說道：「小小子後退，我來捉他！」蓋溫升聞聽有人喊嚷，停住雙鋼。傻小子退出圈子外，蓋溫升一見金龍身體魁梧，相貌不俗，遂問道：「你是何如人也？」孟金龍叫道：「小子，要提起我的名字，嚇破你苦膽，混海金龍孟金龍！」蓋溫升一聽，打了一個冷戰。蓋溫升早有耳聞，今天一見，果然儀表不俗。遂說道：「你深夜攪擾我的後寨，看老夫的雙鋼。」照定孟金龍的兩肋便打，孟金龍閃身形，降魔寶杵接架相還。蓋溫升本是久經大敵之人，雙鋼神出鬼沒。孟金龍的杵無論如何也碰不上雙鋼，二人戰了二十餘個回合，蓋溫升虛晃一鋼縱出

圈子外。孟金龍焉能知道蓋溫升瘟黃錘的厲害？隨後就追。蓋溫升這是絕藝，使得極快無比，往外跳的時候，右手的鋼便交與左手，右手一提瘟黃錘把，把頭上有一個小窟窿，裡面是解藥。往上一提的時候，自己便聞上解藥了。孟金龍已然趕到，舉杵奔蓋溫升後心便紮。蓋溫升一閃身形，金龍的降魔寶杵落空。蓋溫升右手的瘟黃錘，照定左手的鋼把上一磕，就聽叭的一聲，一股青煙，直奔金龍面門而來。金龍就覺鼻子眼裡一發麻，當時翻身栽倒。賈明見金龍栽倒塵埃，趕奔近前剛要與蓋溫升動手，蓋溫升的瘟黃錘對著賈明便磕。賈明早將鼻子用紙堵住了。他以為用紙堵住鼻子，萬無一失，故此直奔蓋溫升而來。蓋溫升磕瘟黃錘，賈明並不躲閃，哪知道這宗藥力專走七竅，由耳目口鼻俱能直入臟腑，賈明就覺二目與咽喉發麻，口中要喊，無奈喊不出來，晃了兩晃栽倒塵埃。蓋溫升見賈明也躺下啦，哈哈大笑說道：「放著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別說是混海金鼈，就是龍王爺來了，也逃不出蓋某的手中。嘍卒們將這兩個小輩抬回聚義廳。」三太在樹林中見了，叫道：「老匹夫快來受死。」蓋溫升與三太打在一處，二人戰了兩個回合，蓋溫升虛晃一鎗，縱出圈子外。黃三太隨後就追。蓋溫升的瘟黃錘一磕，正迎黃三太的臉面，三太栽倒塵埃。張茂隆趕奔近前，抖練子雙錘，直取蓋溫升的兩條胳膊腕子。蓋溫升閃身形，用雙鋼便找張茂隆練子錘，張茂隆撤錘換招，二人打了兩個照面，蓋溫升仍用瘟黃錘拿住。此時蕭銀龍在樹林之內，叫道：「張大哥你不能露面吧？」張玉龍說道：「我們在一塊時，天天都同桌而食，焉能動手呢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你將藤子蛇借給我吧。」張玉龍由腰間撤下藤子蛇，遞與蕭銀龍，張玉龍由樹林中繞往別處去了。蕭銀龍接過藤子蛇出了樹林子，與蓋溫升動手。蓋溫升又用瘟黃錘將銀龍拿住。